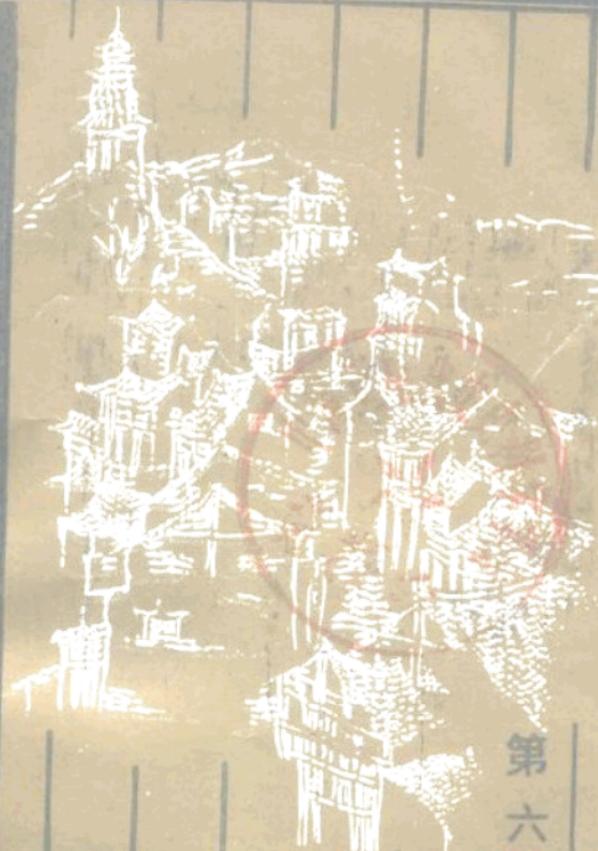


第六輯



桂海文庫



蘇文

別編

PDG

《犍为县文史资料》第六辑
编 辑 人 员 名 单

主 编:舒学锋

副主编:王宗正 赵直正

编 辑:毛希贤 林忠荣 易坤俊
杨文昌 李有荣 纪志南
张伯齡

校 对:舒学锋 赵直正 王宗正
纪志南 杨文昌

封面设计:李洪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犍为县第五届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任：赵直正

副主任：王宗正 彭贤富 谢俊

委员：王治发 张伯齡 魏海滨

段绍清 罗洪楚 黄德彰

王齐治 李世伟

目 录

艰苦创业建电站 体制划转谱新篇

- 键为电力发展纪实 邹华林 (1)
- 茉莉花飘香 名花茶竞风流
- 键为花茶发展简况 林忠荣 (19)
- 解放后键为县邮电发展概况 陈治儒 (24)
- 秸秆氨化养牛 易坤俊 (31)
- 键为黄姜 毛希贤 (36)
- 键为医药事业的发展 杨顺强 (39)
- 松针的开发利用 易坤俊 (46)
- 三百年荔枝树 三百年桂圆树
- 记键为两颗树龄长、树干大的果树 刘继民 (55)
- 键为联产承包制的由来与发展 牟大荣 林忠荣 (57)
- 八十年代初我在民主公社落实“包产到户”的经过
..... 罗昌佑 (67)
- 中共孝姑区委、工委的历史梗概及最后的撤销
..... 曹正德 (73)
- 马庙区平反冤假错案的回忆 罗昌佑 (77)
- 社会主义无限好 天灾无情人有情
- 新民镇“5.19”风雹纪实 曹正德 (85)
- 键为文化事业建设简况 键为县文化局 (88)

中国教育工会犍为县筹备委员会始末	陈文钦	(91)
犍为县五七大学的始末	李有荣	(93)
犍为县立初级中学演变简况	陈文钦	(96)
我任新城中心小学代理校长的回忆	李道聪	(98)
犍为新城民办中学的演变	陈文钦	(100)
犍为创作演播第一个广播剧的回忆	纪志南	(101)
关于收音站建立的回忆	胡玉琼	(102)
忆犍为中医组织起来之后	帅华光	(103)
回忆一九四二年牛耳桥运动会	陈文钦	(108)
犍为解放纪实	王宗正	(109)
解放时的犍为军管会	王宗正	(118)
犍为解放初期的征粮剿匪	林忠荣	(120)
犍为解放初期国民经济恢复的回顾	余光圻	(123)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纪实	张伯龄	(129)
禁鸦片纪实	王宗正	(138)
记甘玉元书记二三事	蔡德华	(141)
陈泗海同志与坛罐窑电站	范润荣	(143)
抗日时期黄炎培在犍为的咏萃拾遗	王景瑜 乔繁昌	(147)
风雨话人生，枯树又逢春 ——我所经历的邛崃起义	谢宇昭	(149)
国民党军十七师师长刘树成起义的调查记录	王宗正	(152)
彩笔绘出人生辉煌 魂牵梦萦总是故乡		

——记世界著名美学家	黎大年	黎晓霞
			罗长安 (154)
回忆董家骥		陈文钦 (161)
忆岳父廖世昌二三事		范润荣 (162)
杨美霖出让国大代表简述		陈文钦 (165)
惊回首——我个人经历的点滴回忆			
			税治文 (166)
捷为三月城隍会			
			李道聪 (181)
政协委员吟诗作画迎回归			
迎香港回归		费集咸 (184)
沁园春 庆香港回归		费集咸 (185)
喜庆香港回归		舒学锋 (186)
七律 香港回归		舒学锋 (186)
楹联二副		帅华光 (186)
喜迎香港回归祖国		蔡德华 (187)
庆回归兼怀小平		赵真正 (187)
香港回归随想		曹正德 (188)
喜庆香港回归		胡正华 (188)
欢呼香港回归了字歌		张伯龄 (189)
迎回归		李世伟 (189)
诗二首		熊华根 (190)
七绝 贺归		伍朝冠 (191)
七律 伟业颂		伍朝冠 (191)
诗三首		李源善 (191)
迎香港回归		王治发 (191)
念奴娇 悼邓小平同志		纪志南 (193)

庆香港归	王宗正	(193)
喜迎回归	王光辉	(193)
唱词一曲	范润荣	(194)
七绝	范润荣	(194)
相见欢	范润荣	(195)
喜迎香港回归	姚剑鸣	(195)
喜香港回归	姚剑鸣	(195)
迎香港回归有感	易坤俊	(196)
篆刻	税治文	(30)
篆刻	李世伟	(38)
篆刻	税治文	(54)
篆刻	税治文	(84)
篆刻	税治文	(90)
篆刻	余元富	(146)
篆刻	李世伟	(151)
篆刻	税治文	(160)
篆刻	李世伟	(180)

艰苦创业 建电站 体制划转 谱新篇

——犍为电力发展纪实

邹华林

电力先行。电力是工业血液，电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电力是农业、工业、交通运输等一切现代生产的动力，电力是高科技集中行业。电力已成为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能源。电力生产状况，及其在能源中的比重，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之一。犍为电力工业发展速度快，电力资源又十分丰富，进一步了解犍为电力发展概貌，对于促进犍为电力工业进一步发展，很有必要。

一、犍为用电史

犍为电力始于 1938 年 11 月。这年，民国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派浙江大学机电工程系毕业的蔡昌华到乐山五通桥（属犍为境）设立五通桥发电厂筹备处，办理建厂事宜，并选定老龙坝河边作为厂址（1944 年停发搬迁，现东风电机厂址）。1939 年 3 月改为岷江电厂筹备处。同年七月老龙坝 200 千瓦蒸汽机组发电，供电五通、竹根滩。同年 10 月五通桥成立分厂，金粟成立发电所。1941 年 8 月，金粟发电所 500 千瓦汽轮机组发电，发电后供应范围扩大，扩大到牛华、乐山、金粟（磨子场）、西坝、犍为、清水溪。1943 年 10 月，犍为县城始用上电灯。解放后，1950 年 12 月 17 日，岷江电厂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电力系统的大事故，1951 年犍为、清水溪中断供电。

1958年初，犍为县委、政府，为了解决县城用电照明，在投资修建纸厂的同时，修建100千瓦蒸汽机组发电。报经乐山地区行署批准，同意犍为修建造纸厂和火力发电厂，均为小型地方国营企业。1959年5月，两厂合并，成立“四川省地方国营犍为纸电厂”。月底试机发电，6月底供电县城照明。

1956年，岷江电厂曾先后向我县罗城、石溪等地送电，解决工业用电。

1960年冬，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以纠正“大跃进”中“左”倾错误，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这时，县委工交部甘玉元任部长，邹华林任副部长。在这一期间，曾在地区会议上，提请地区领导，解决犍为县城用电，后经赵骅同志多方联系，同意供电犍为。经县委、政府研究后，组织抽调人员，决定由县工交局局长赵秉贵同志负责。1961年7月，从嘉阳煤矿变电站311开通6千伏专线至犍为县城区。由县工交局在原城关镇南街（现解放街）成立犍为县供电所。同年11月26日正式供电。犍为县纸电厂供电停止。

二、坛罐窑电站、大马电站、犍为县电厂、犍为县电力集团公司坛罐窑电厂的由来。

解放前，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认为，大渡河、马边河水力资源丰富，可以开发能源，1938年发电厂建立在五通，但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只能建设小规模发电厂，待抗战胜利后再大规模开发。岷江电厂筹备处成立不久，为了开发马边河，于1939年，岷江电厂水力勘察队，赴犍为清水溪，查勘了马边河，并选定了坛罐窑，建13000千瓦水力发电站。同时勘测了清水溪洛江、老鸦、筒车三坝农田灌面，选定坛罐窑（丁家嘴）建立提灌站，抽马边河水，修渠控灌三坝农田。

1942年，四川省建设厅水利局与岷江电厂协定，合办坛罐窑提灌站，于1943年1月28日破土动工。但因占田土、毁害青

苗、拆毁房屋，又不赔偿，激起民愤。同年3月25日，三坝上千农民进城请愿，捣毁县政府二堂的“打二堂事件”。工程受阻，被迫停建。

1944年复工，渠道循山而行，直至南岸沱。渠长约13公里，支渠4.3公里。并在夏家祠修建石渡槽，约二百米长，墩高二至四米，共四十孔，每孔跨度五米。又在坛罐窑处，凿一深井，引马边河水，机电提水入渠，灌溉农田。工程于1945年3月竣工，预计灌溉5770亩农田，耗法币5640万元。民国政府行政院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和四川省建设厅水利局局长何北衡，临场主持放水典礼。翁文灏还在渠首亲题“水到渠成”四字。1946年春耕，因工程质量差，渠系不完备，堵塞垮蹋严重，机电事故多，实灌农田一千多亩。效益不佳，农民无力承担水费，反而损失严重，于同年5月24日，坛罐窑电灌站就告终止。1946年下半年岷江电厂撤走全部机电设备，坛罐窑电灌站就名存实亡，清溪三坝万亩良田还是靠天吃饭。

1944年，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赴印度途经中国，民国政府聘请他考察中国水利。他到了重庆，岷江电厂提出在犍为清水溪马边河坛罐窑开发小规模13000千瓦水力发电工程项目，经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考察后，建议搞扬子江水闸工程，因此，犍为坛罐窑13000千瓦水电开发计划就告终止。萨凡奇后来在他编写的扬子江、三峡的报告中，附有大马引水方案（即大渡河引水到马边河发电故称大马电站）。

建国后，水电部、成都勘察设计院，对马边河开发，曾多次勘测规划，并拟定：第一级巴巴店，第二级舟坝或火谷山，第三级麻栗岩，第四级坛罐窑。

1958年元月，成都勘测设计院，组织一次对马边河地区的查勘选点。由罗西比总工程师带队，有苏联地质专家沙金参加，从犍为清水溪开始，乘木船逆水而上，经过马庙，直达黄丹。苏

联专家视察这一地区后，于1958年2月提出以下意见：马边河坛罐窑岩石强度足以建坝；麻栗岩地址条件较好，但如修高坝，回水将影响嘉阳煤矿矿井。

中央水电部、成都勘测设计院，都共称坛罐窑电站，但1958年，大跃进大办水力发电，地方在组建时，决定成立的“大马电站工程指挥部”。大马停建后，水利部解决碍航，共称都是坛罐窑。1977年元月成都勘测设计院“利用旧坝搞综合利用报告”称坛罐窑，乐山地革委向水电部报告，要求建设小水电站、综合利用，变废为宝，恢复坛罐窑工程建设，也是提坛罐窑。1977年7月县委、政府决定成立“犍为县坛罐窑电站工程指挥部”。1985年坛罐窑竣工剪彩，还是称坛罐窑。如果再提大马电站，一是名不符实（没有从大渡河引水），二是不利电站工程建设。

1985年坛罐窑电站竣工剪彩之后，坛罐窑电站就更名“犍为县电厂”。

1992年3月犍为县电力集团公司成立后，为了统一运作，于1994年3月18日，公司以（94）13号文，注销“犍为县电厂”，更名为“犍为县电力集团公司坛罐窑电厂”。

三、阻碍航运，要求恢复通航。

大马电站1961年停建后，阻碍航运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嘉阳煤矿年产32万吨原煤，就被迫改走石溪起运；犍为、沐川、马边三县货运量年减少到345吨；马边河航运里程缩短六十公里，过坝物资人力中转，不仅增大费用，还增长了运输时间。由于船只减少，清水溪有名的水码头，已名存实亡。三县人民不断向国务院写信反映，要求恢复航运。1964年国务院有明确规定，谁碍航，由谁复航，因此群众反映更加强烈。1964年我任副县长期间，群众反映的合理要求，牢记心里。1973年我任县革委副主任、县委常委。在这期间，县委、革委领导都一致认为，马边河的碍航，坛罐窑的开发利用迟早要变为现实。因为十六年来，原

大马征用的土地 200 多亩，几次都没有下放，房屋没有处理。这都为后来建设电站奠下了思想和物资基础。

群众反映合理的要求，受到中央和水电部的重视，曾派成都勘测设计院，多次来犍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我的印象最深的，是 1966 年，成都勘测设计院胡道中等一行九人来犍为，重点是处理阻航问题，征求三县意见。当时犍为县委革委的主要领导甘玉元书记、陈泗海主任（革委）主动积极提出，犍为承办解决碍航任务，明确表态利用旧坝搞小水电。成都勘测设计院很赞赏犍为的表态，明确提出要犍为写报告，报乐山地革委审批。后经乐山地革委决定，由犍为承办解决碍航任务，利用旧坝搞小水电。

四、承办碍航任务，利用旧坝，建设电站，第一次到北京。

1977 年 1 月，在成都勘测设计院的帮助下，犍为提出了《旧坝综合利用报告》。同年四月由犍为县革委主任陈泗海同志，水电局局长李国华同志，带着县革委和地革委要求建设小水电、综合利用恢复通航的报告，专程赴北京。他们到北京后，先后到了水电部、国家计委。国家计委燃料局局长蒋兆祖，除赞扬犍为主动积极承担碍航任务，利用旧坝搞小水电的精神外，还主动给水电部商量。当时水电部认为，能源建设，应由国家计委立项拨款，国家计委则认为，中央有明确规定，谁碍航，由谁复航，应由水电部立项拨款。后来，水电部认为，犍为有积极性，中央有积极性，四川省也应有积极性才行。适逢四川省计委主任辛文同志在北京开会，最后由计划局局长游吉寿同志与辛文主任商定，上报工程总投资 1200 万元，要求水电部补助 620 万元。后来水电部戴帽下达补助 350 万元。

五、电站上马不易，首战告捷，钱没有白花。

1977 年 6 月，经县委、革委研究，成立了“犍为县坛罐窑电站工程指挥部”，由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邹华林担任指挥长，

朱子银、李光亚、胡国清、范廷禄同志担任副指挥长。班子建立后，做了很多工作：①抽调 67 名干部，组建十组一室，凡抽调人员，工资和出差补助均由原单位发给。②召开区、乡干部会，层层动员全县人员向电站投工投劳。所投工日按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对待，作为积累工。坛罐窑评记的工分，应参加生产队当年分配。民工到工地必须自带口粮、工具和行李。③分区设营、分乡设连，层层要落实专人负责，坐阵指挥。④收回原大马征用的土地 200 多亩。除施工用地外，为了节约资金，改善民工生活，用作种植蔬菜、饲料、发展生猪。⑤收回原大马房屋，并又修建了工棚 13000 平方米。⑥修建水、电、通讯和公路设施。当年都抢在冬季施工之前完成了任务。⑦购置施工机具和工程急需的水泥、木材、钢材。当时的三材是计划供应，坛罐窑电站国家没有列项，三材无计划，全靠求援，找米下锅。水泥是我通过原省委党校同学、峨眉水泥厂厂长林学海同志给的指标，但因水泥紧缺，有了指标。还得昼夜站班排队，由于运输紧张，还得坐阵运水泥。木材我是通过我在土地改革工作队时认识的大渡河水运局的向书记解决的。

坛罐窑电站于 1977 年 9 月破土动工。冬季的第一战役，就是拦河截流，水下清基。冬天的马边河，气温低，常在 0 度左右，特别是晚上，寒风刺骨，指挥部发不出任何劳保用品，民工的脚冻红了、肿了，还得昼夜不停地干。他们一挑一挑，将浮游泥挑出深坑，跳板滑，他们跌倒了，又爬起来，民工辛苦劳累了一天，每天只有四角钱的补助费，民工的亲人来工地，最好的招待，就是放了点盐的面条。民工无私奉献精神，是建设电站的希望。1978 年春季的下闸浇筑是坛罐窑第一战役的关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经过一冬春的努力，成绩显著。共计完成开挖土石方十三万立方米，安砌条石八千立方米，浇筑混凝土三万二千立方米，采运河沙八千吨，卵石六千方，投劳七十万个工日，折资 48

万元。1979年上半年，国家计委燃料局局长蒋兆祖同志，利用来成都开会之机，亲来工地了解情况。看了施工现场，称赞我们干得不错，钱没有白花。同时我们也向他提出资金的困难。他也表示回去反映。

1979年的下半年，库存材料只有九十万元，而工程进展不到三分之一，资金严重缺乏。加上当时中央号召加强农业，三令五申，任何单位不得平调农业资金和劳力，已经平调的，要清理退赔。这时有的社队，提出要电站清理退赔，不愿再向电站投工，这时工地上由1200人，下降到400来人。350万元的补助款耗尽，材料无法购回，民工几个月的补助款无力支付。正在这万分困难的时候，市委一位领导来犍为检查工作，刚一提到电站资金困难时，这位领导就严厉批评县委甘玉元同志：你们搞电站失策，你们有财力？有物力？有技术？你们凭什么搞两个电站？又说：你们不务“正业”，把县的领导主要精力抓办厂（县委副书记邱古乾主抓氮肥厂，邹华林主抓坛罐窑）。在这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情况下，县委甘玉元同志沉痛地接受了批评，勇敢地承担了责任。没有将这一精神往下传，只将正在筹建中的清水溪红岩沱电站停了。甘玉元同志没有追究个人责任，也没有调换力量，更没有叫坛罐窑停办。在这样的情况下，县委、政府领导一班人，还是硬着头皮干下去。

六、欲穷千里目，再上一层楼。

如何干，出路只有一条，到省请示汇报。还是邹华林、李国华、朱子银三同志去。经过多方努力，最后找到了杨汝岱同志。汝岱同志很体贴我们难处，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并主动给省计委联系。经省计委研究，由省计委肖永辉同志写报告，请示水电部解决620万元。由县派人，带上报告和介绍信，向水电部、国家计委反映解决。指挥长邹华林、副指挥长朱子银、水电局局长李国华三同志于1979年8月第二次到北京。经过四十天的努力，

多次向水电部、国家计委汇报反映。他们一致认为补助的 350 万元，干了那么多的项目，赞扬干得不错，钱没有白花。但对请求将坛罐窑电站和碍航资金，列入 1980 年计划，或列支补助，水电部一再强调说，碍航资金已经解决 350 万元，不再解决了，搞综合利用建小水电是地方的事，水电建设是国家计委的事。国家计委认为，解决碍航，恢复通航是水电部的事。搞小水电，国家不可给你下计划立项的。经过反复多次，在列项、列支补助无望的情况下，我们三人思想压力不小，对北京名胜古迹，也无心观赏，不思茶饭，市内住宿费高，只好住在郊区一个小小旅店里，旅店不供伙食，只得在市内购回面包馒头、咸菜充饥。北京的气候干燥，食品变硬，很难咽下。公家给我们的出差费、住勤费很少，我们三人都欠下债，欠债事小，来京的事大。碍航给健为人民带来了多么大损失！为了解决碍航，又摆下新的摊子，坛罐窑就这样下马，县委、革委领导一班人如何向健为 51 万父老乡亲作交待，我们也无法工作下去。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怎么办？我们三人下决心，不完成任务不离京！十天、二十天、一个月过去了，最后我们明确提出，中央为了解决碍航，恢复通航，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比过去更加严重，新的碍航又由谁来解决？水电部补助 350 万元，不仅耗尽，而且还欠了债，两个冬春平调了社、队劳力七十万个工日，又由谁来还债、退赔？坛罐窑是上马还是下马是哪里审批，请明确出政策，给我们指出一条路子。这些问题提出后，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国家计委燃料局、能源处处长何格高同志，将问题如实反映，受到领导支持，终于同意补助工程 200 万元，并列入 1980 年的补助项目。问题解决后，我在离北京前，给甘玉元同志打回长途电话，汇报这一情况，甘玉元同志心情非常激动，连声说好，你们干得不错。1980 年初国家计委下达补助款 200 万元。柳暗花明，坛罐窑保住了，电站有望了！

七、县社联办、共度难关。

北京回来后，电站有了补助资金200万元，要重新组织劳力上马。但面临的是平调社队劳力，要清理退赔，这步子如何迈？恰逢省革委以川革委(1979)156号《关于实行县社联办发展地方骨干电站的意见报告》下发了。县委、政府研究决定，将坛罐窑电站改为县社联办性质，并组织拟定《县社联办协议书》，开股权代表大会（代表100名）讨论通过，由县政府批转各区执行。并成立了联办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民工，调配技术力量，统一筹集资金（积极争取国家投资和补助，占总投资的40%，县社队投资应占60%包括申请向银贷款在内）；监督企业执行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代表大会决议，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和利润分配，并向下届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利润分配原则：电站投产后，每年实现利润，首先还贷、扣除提留，全部按入股比例分红和付还投资股息。

社、队投劳折资，每股500元，年终结算发给股票。

县社联办的路子走对了，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调动了社、队投劳的积极性，民工上工地干活，都是完成任务超定额。有的社、队超投总工任务以后，继续在工地干活，增超额投工，增加分红比例。县、社联办路子走对了，调动了社队建设电站积极性，使电站进度加快，质量保证。又战胜了一个难关。

八、为列入国家计划项目，解决船闸建设资金，第三次到北京。

中央办小水电的“三自”方针（自建、自管、自用），调动了县办电力的积极性，县社联办，调动了社队建设电站的积极性，工程进度加快，且质量好，但资金缺口大。水电部、国家计委下达的550万元，都属补助性质，坛罐窑是计划外工程，三材无计划，只有立项，才是唯一出路。谁能表态？只有省和中央。

阻碍航运，恢复通航，建设船闸，修建资金780万元，尚差部

份，只有水电部门才能解决。

1980年8月，由县长陈泗海，副县长李国华同志，副指挥长朱子银同志，第三次赴北京。到北京后，经过他们多方联系、反映，对立项问题，希望成为泡影。

到水电部解决碍航资金，水电部一再强调，已经解决碍航资金550万元，不能再补助了。陈泗海同志很明确地说，修建船闸，恢复通航，解决碍航资金是780万元，你们补助了550万元，还需230万元，你们解决碍航资金就是了，我们再不来找你们的麻烦了。后经国家计委多方工作，水电部再补助230万元。可立项问题就放在一边了。

九、三自方针，结硕果。

坛罐窑的关键是立项，立项的关键是资金，有了资金来源，就有了计划，有了计划，就有了三材指标。资金从哪里来？水电部的碍航资金按计划已经拨款付足了，中央立项已成泡影。唯一希望和出路，是找省上解决。但要找省有关部门补助或投资坛罐窑电站资金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只能积极去争取。经县委和政府反复研究后，下决心坚持自力更生，按三自方针（自建、自管、自用），地方为主，县为实体，自负盈亏，承担资金利息，走贷款之路。1980年冬，这时中央已把能源、交通提到首要地位，键为人民趁改革的强劲东风，再次提出坛罐窑立项，解决资金问题。1980年冬，由县委赵家骥副书记，县委常委、副县长邹华林，副指挥长朱子银、李光亚四同志到成都向省上有关部门汇报。我们很明确的提出，水电部碍航资金780万元，已经全部拨付了，我们不可能再向中央伸手。坛罐窑尚差建设资金，请省上拨款、投资，或批准我们贷款。水电厅和省计委都积极支持我们贷款解决，并征求我们意见向哪个银行贷款。我们提出向省农业银行贷款，省计委领导同志亲自出面联系。后经省农业银行具体审查，认为键为县联办电站方向正确，有章程，又具备贷款